

明宮六十朝演義



上海時還書局發行

明宮十六朝演義

二卷

許嘯天著
趙茗狂評

第十六回 成雙耦還珠入櫝 學六韜投筆從戎

却說那天崩地塌的一聲，把朱元璋和常遇春徐達等都嚇了一跳，正待使左右出去探問，早見聶飛跑進帥府來，屈着半膝稟道：「城外的神龍殿崩倒，地上陷了一個大穴，湧出一塊有字的石碑來，不知是甚麼怪異？」元璋見報，不覺嘆了口氣道：「君主無道，災異疊呈，羣盜如鯽，四海分裂，却要鬧到甚麼的時候才休？」說着，命小卒隨了那探事的去，將石碑取來，不一刻已昇到了帥府中。元璋和徐達等下階來看，只見那碑約五尺多長，石色斑剝，好似藏在地中多年了，碑的上面鐫着幾行字道：「天蒼蒼地茫茫，干戈振古流芳。元重改陰陽，旁成一統，東南行。」元璋讀了一遍，也解不出他的意義。徐達說道：「這都是江湖術士弄的玄虛罷了，不必去睬他。」元璋點點頭，叫把石碑拋去了，一面仍和徐達等籌畫進取。忽報郭子興在濠州病亡，徐達大笑道：「這是主公的機會來了。我們趁着子興新死，趕緊奔赴濠州，去給子興開喪，並收了他部下的入馬，名正言順，誰敢不依？」元璋聽了，也不覺高興起來，道：「時不可失，今夜就須起程，祇是辛苦列位了。」于是派定吳良、花雲、湯和、耿再成、郭英、謝潤等八人，暫時守着。

濠州，元璋自己同了徐達、常遇春、沐英、吳貞、胡大海等一班人，晝夜趕到濠州來。這時郭子興的兒子郭榮，是個沒用的東西，子興一死，部下諸將沒人統率，不由的亂紛紛起來。雖有趙大出來維持，因他威力不足，將士不肯信服。正在沒法的當兒，朱元璋和徐達等趕到。趙大本來害怕元璋，不敢不出城來迎接。元璋到了濠州，一面替子興治喪，一面料理着政事，雙管齊下，果然如徐達所說，諸將沒人敢有煩言。等待喪事就緒，諸將見元璋樣樣如儀，心上已暗暗佩服。加以城中無主，衆人反都來勸進。元璋却故意說道：「郭公在日，待我不薄，現在郭公西歸，濠城的大權，自應歸他嗣子主持。但是郭公子年輕，恐無力負擔。我承諸公的推愛，只得暫時代爲統率部衆，將來仍歸郭公子率領就是了。」諸將聽了，無不感激流涕，頌贊元璋的長厚。其時從前逃走的孫德崖和彭均用，兩人已得着了郭子興的死耗，便商議着襲取濠州。均用知道趙大是不中用的，勸德崖火速進兵。德崖原也垂涎濠州，因無機可乘，只好睜着眼讓人。如今有了這機會，怎肯輕輕放過？當下領了部下的兵士，飛奔的趕到濠州來，到了城下，見城上旌旗蔽日，軍容齊整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忙使人去打聽，才知道朱元璋已在城中，統領子興的舊部，做了濠州的統帥了。德崖見報，氣得眼睛裏出火，暴跳如雷道：「朱元璋是何人，敢這樣的放肆？俺決不容他安穩的。」說罷就要令軍士們攻城。彭均用忙勸阻道：「主將且不要性急，你若攻城，大家翻

了臉，這事便不容易幹了。德崖說道：依你却怎樣呢？彭均用答道：照我的意思，我們這裏設起一席酒筵，去請朱元璋出城，只說慶賀他就職，等元璋若來，隨手在席上刺殺了他，豈不絕了後患。德崖大喜道：這事就託你去辦罷！彭均用答應了，退出來自去佈置。這裏德崖便備了一份賀禮，着人送進城去，並請朱元璋出城赴宴。元璋收了禮物，對來人說道：承你主將的美意，我隨後就來。來人去了，徐達在旁說道：德崖此來，必不懷好意，主公爲何輕易允許了他。元璋微笑道：我未嘗不知他有詐，還不是從前誘郭子興的故智麼？但我豈怕這麼魘小醜，今天去赴宴，祇防備着就是了。吳貞在階下挺身應道：俺願保護主公前去。胡大海也要去，元璋笑道：你二人跟我同去，却不許多說話，只隨機應變，看他們的動作行事。吳貞和大海應着，各自去預備起來。元璋又叮囑徐達和常遇春，帶領健卒千人，隨後接應。命沐英郭英固守濠城，分派已定，便同了吳貞胡大海，並十幾個衛士，飛奔望孫德崖營中來。德崖接着，忙來迎了進去，吩咐帳中擺起筵宴，便邀元璋入席。酒到三巡，德崖正要開口，一眼瞧見元璋的背後，立着兩個大漢，一黑一白，怒目按劍，威風凜凜。德崖吃了一驚，故意問道：將軍背後侍立着的是誰？元璋答道：這是郭公部下，的吳貞和胡大海。德崖見說，叫賞吳貞胡大海酒肉，兩人也不客氣，就在帳下你一盃我一盃的豪飲起來。德崖和元璋在席上，祇閒談些元朝的政事，却毫不提及濠州兩字。

酒蘭席散，元璋起身告辭，吳貞胡大海緊緊相隨，德崖直送元璋到了營外，元璋作別上馬，德崖回到帳裏，彭均用從帳後出來問道：主將既把元璋請來，爲什麼終不下手？德崖道：你不看見元璋背後立着兩個勇將麼？咱若一動手，自己的性命也就難保了。均用頓足道：你的胆也太小了，他到我這裏來，任他怎樣的利害，也是雙拳不敵四手。現在輕輕把他放走，愈顯得我們營中無人了。這一句話，激得德崖耳根子也紅了，忙道：如今可有什麼計較，去把他追轉來？均用說道：他已經脫身，還肯回來麼？爲今之計，主將快領了人馬，趁他去得不遠，便上去邀他商議大事，如其他不答應的，便將他圍困起來，咱就暗暗的去襲了濠城，濠州一得手，兩下夾攻，使他背腹受敵，還愁朱元璋不成擒麼？德崖連連拍手道：妙計妙計！咱便領兵去追，你快帶了本部人馬，從小路去襲濠城罷。于是德崖點起八百軍馬，盡力來追元璋，看看追上，德崖大叫道：朱將軍慢行，咱有軍情和你酌議，請你稍留再去不遲。元璋見德崖飛馬趕來，後面塵頭大起，知道他心懷叵測，就在馬上拱手笑道：孫將軍！我們已看透你的鬼計了，祇是你不早下手，此刻我已離了虎口，豈肯再上你的當，你還是棄了這個念頭，我們隔日再相見罷。說畢把馬加上兩鞭，和吳貞胡大海等一行人，飛般的走了。德崖那裏捨得，也督促兵馬奮勇的追着，遙見元璋十幾騎人馬，走進樹林中去，轉眼看不見了。德崖趕到樹林外面，四面一望，却是綠樹陰濃，

蘆葦深密，不覺驚疑道：這裏防有伏兵，且不可進去。話猶未了，一聲梆子响，喊聲大震，一彪人馬殺出，爲首一員大將，面如重棗，豹頭環眼，挺鎗大喝道：孫德崖逆賊！認得常將軍麼？德崖大怒，揮着大刀，來戰常遇春。兩馬相交，刀槍並舉，戰不上十合，德崖氣力不加，撥馬便走。才奔得十幾步，那裏喊聲又起，一將也臉若重棗，蠶眉鳳目，橫戈攔住去路。大喝徐達在此。孫德崖心慌，不敢戀戰，奮刀奪路而逃，不提防半腰裏一將衝出，面如鍋底，烏盔玄甲，烏騾馬，手執大斧，高聲大叫道：胡大海來了！這一聲好似半空中一個霹靂，軍馬紛紛倒退。孫德崖措手不及，被大海手起斧落，把德崖劈做了兩半。兵士見主將被殺，發聲喊，各自逃命。大海却揮動大斧，見人便砍，將德崖的兵馬，好像切菜一般。徐達忙上去阻住，一面下令道：兵丁們聽着，降者免死。這令一出，那些兵士，齊聲說願降。徐達便招呼遇春、大海集在一起，鳴金收軍，計點人馬，一千個不缺一人。又把孫德崖的降兵，另編了一隊。這時元璋已領着十餘騎，先回濠州。徐達遇春等領了人馬，慢慢的回來，離城約半里許，忽聽得喊殺的聲音，徐達詫異道：誰在那裏厮杀？大海忙道：待俺去看來，說着一騎馬直奔前去。徐達也催動人馬速進。那時彭均用領了軍馬，偷偷的來襲濠州，被沐英和郭英從城中殺出，恰巧元璋也趕到，大家亂殺一陣，均用正在攔擋不住，猛聽得一將聲如巨雷，把大斧舞得和蛟龍似的，殺入陣來。彭均用見不是勢頭，便回馬敗走，劈

頭又撞着徐達常遇春，雙槍齊至。均用勉強來抵敵，背後胡大海追到，只一斧，將彭均用連人帶馬，砍死在地。那些軍馬死的死，降的降，餘下的幾個紛紛逃命去了。元璋便收了軍隊，和徐達、遇春、大海、沐英、郭英等，會聚起來，把孫德崖的降卒，令郭英統領了，暫時屯在城外，自己和遇春、徐達等進城。一行人回到帥府，趙大聽說元璋得勝回來，便同了一個本城的名士，順道來給元璋賀喜。那士人見了元璋，行禮畢，自說姓李名善長，是濠州懷遠人。又說：在三年前，懷縣來了個逃難的女子，問他姓氏，說姓朱，因家被官事，一門逃散，無處容身，誤行到此。善長的母親，就把他收作義女。後來那女子漸漸吐露出來，才知他是朱元帥的夫人。現聞得元帥領兵到濠，故特前來報知。元璋聽了李善長的話，不覺縐眉道：我出入戎馬之中，並未娶過妻子，什麼有了夫人來呢？徐達在旁笑道：或者從前有人會許親給主公，一時忘懷了。元璋說道：我除了郭公相贈的櫻桃外，實在沒有第二個人。善長說道：那女子所說，元帥的姓氏面貌，却一點也不差的。元璋見說，沉吟了一會，忽然記起了馬秀英來。便恍然說道：不要就是他罷！當下把在郭光卿家裏和馬氏怎樣的相愛，在後怎樣的離散，大略和徐達等講了一遍。胡大海在那裏拍手笑道：怪不得主公在梵村要強着俺娶妻子，原來主公自己早定了一個夫人了。徐達和元璋想起了大海結婚時的情形來，忍不住也笑了。當下元璋令善長去接了那個女子，進府來。

一瞧，果然是馬秀英。兩人相見之下，自覺得悲喜交集。元璋一面命開起慶功宴，和諸將們同樂；又和徐達等商議，准備與馬氏結婚。到了這一天上，濠州的元帥府裏，掛燈結綵，大小將領們，都來賀喜，就是滁州的耿再成，謝潤，花雲，吳良，湯和等，也差人送禮到濠州來。這裏常遇春，徐達，郭英，胡大海，以及沐英趙大諸人，大家喝着喜酒兒，足足的鬧了三四天，才得慢慢的安靜。其時可巧方子春和他兒子方剛，親自來給元璋道賀。元璋留他父子飲筵，就席上談起胡大海的事來，元璋叫他把方柳娘送入帥府，和自己同居，使大海夫妻團圓。又令方剛隨從左右，練習軍事。子春很爲高興，便拜謝了自去。從此馬氏和櫻桃同事元璋，兩人極其和睦，這且不提。再講那朱元璋自和馬氏結婚後，去滁州調了花雲湯和到濠，拜徐達爲行軍都指揮，常遇春爲先鋒，胡大海花雲，爲左右監軍，命李善長爲參謀，湯和爲濠州總管，郭英沐英爲衛軍統帶，方剛爲護衛官，耿再成，吳良着爲滁州正副總管，謝潤爲指揮，暫留守濠州。元璋分派已定，祇有趙大不會有職使。因他是郭子興的故人，輩分在元璋之先，怎樣肯受人支派，所以心懷忿恨，在那裏伺機謀變。元璋見他沒甚權力，也不把他放在眼裏。元璋一切安排停當，吩咐湯和，小心鎮守濠州，自己帶了徐達，常遇春，胡大海，花雲，李善長，郭英，沐英，方剛等一班戰將，進兵攻取定遠。定遠守將王聚，出兵拒敵，力盡戰死。元璋得了定遠，又守服了馬家堡寨，遷大享大。

亨的部下，也有兩萬多人馬，各處的小寨，聽得大亨已投誠了，便都領着部下，紛紛來歸。這樣的一來，元璋的威聲大震，武將如鄧愈、華雲龍、郭興、鄒遇春、呂懷玉、耿炳文等，齊來歸附。這六員勇將中，除了耿炳文是耿再成的族兄，郭興是郭英的兄弟外，鄧愈、華雲龍、鄒遇春、呂懷玉等四人，係聞名來歸，都具有萬夫之勇，鄧愈更兼文武全材；他是和州人，將來也是明朝開國的功臣，又有文士如龍泉人章溢，麗水人葉琛，浦江人宋濂，處州人劉基，這幾位號爲浙東四大儒，又稱做四賢。那時章溢、葉琛等，見羣雄四起，天下大亂，便攘臂奮然道：大丈夫要輔助明主，建功立業，目下是其時了。於是，兩個人游歷各處，要想擇主而事，在路上却碰着了宋濂和劉基，也抱着投筆從戎的志願。四個人聚在一起，說說談談，互慕着文名，當然十分投機。大家議論了一番，覺得徐壽輝、方國珍、張士誠等一班人，都不是成大事的，聞得濠州朱元璋，自起義以來，仁慈愛民，禮賢下士，知道是個真主，就星夜來投奔元璋。但四人之中，劉基更是出類拔萃。宋濂、章溢、葉琛等三人，也個個是滿腹經綸，才堪濟世，學足安邦。單講那個劉基，字伯溫，祖居在處州的瑯琊鄉。他在十七歲上，已中了進士，可算得無書不讀，博古通今了。浙東的四賢，要推劉基文名最盛。他新中進士的時候，年未弱冠，不免睥睨一切，驕氣凌人，和他結交的一般宿儒，都佩服着他的學問，所謂後生可畏，自然讓他三分，那劉基便越覺得不可一世了。一天是

三月三的上巳日，劉基也效着那古人，往郊外去踏青，順便去游覽靈巖。那靈巖的地方，離瑯玕約有二十多里，那裏山清水秀，碧樹成陰。又值春氣融融，百卉爭妍的常兒，但見遍地山花照眼，綠波瀾瀾，雲影婆娑，花香馥郁，流泉琤琤，行人到了這裏，真要是身入了畫中哩。劉基也愛靈巖的風景清幽，一時貪玩山色，徘徊了一會，已是倦鳥歸林，紅日西沉了。靈巖本是處州著名的勝地，春秋佳日，士大夫提酒登臨，憑弔古蹟的很是不少。劉基見游人紛紛散去，纔覺着時候已晚，祇得捨了佳景，慢慢的走回去。可是走不上十里，天便昏黑下來，幸有微月在東，略略辨得出路途。劉基因歸意匆匆，却錯走了一程。舉頭四望，見一片的荒地，青塚疊疊，鬼火燐燐，不由得心慌起來。正在追急時，遠遠瞧見人家的住屋，那燈光從門隙裏射了出來。劉基這時好似得着了救星，三腳兩步的向那所房屋走去。到了面前，就月光下看去，却是竹籬茅舍，雙掩柴扉，聽得裏面磨聲鹿鹿，燈光便自柴扉中吐出。劉基待上前叩門，忽聽屋內有人問道：外面來的可是劉伯溫麼？伯溫見問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忙回答道：在下正是劉伯溫，不識高士怎樣知道的？說猶未了，柴扉呀的開了，走出一個老兒來，笑着說道：我在十年前已經算定，相候已多時了。說罷，仰天大笑，弄得個聰敏絕世的劉伯溫，簡直是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腦了。那老兒便迎伯溫進了草堂，早有小童獻上茶來。老兒讓伯溫坐下，伯溫一面接茶，便躬身道：敢問仙

丈高姓雅號，何以曉得賤名？那老兒笑道：山野村夫，與草木同腐，本不必有姓名，不比相公，少年名書金榜，誰還不知我們處州有位劉伯溫呢。老兒說時，形色十分謙恭，打動了伯溫好勝之心，臉上便露出驕矜的顏色來，口裏謙遜道：承仙丈的謬獎了。老兒笑道：今天賢者下臨敝廬，也可算得蓬壁生輝。伯溫說道：這是仙丈的推崇，但小可此刻因貪游靈巖，回去天晚，誤了路程，日暮途窮，要求仙丈這裏打擾一宵，未知仙丈可能見容？那老兒大笑道：我剛說相候多時了，正希望相公的大駕見顧呢。伯溫見老兒說話，迷離愜悅，方待要問個明白，不會啓口，那老兒却繼續說道：劉相公才廣學博，方纔從靈巖回來，那靈巖的古蹟裏面，有一座蝴蝶塚，不曉得他建自甚麼年分？是什麼一回事？老漢懷疑已十多年了，萬祈指教。伯溫聽了，一時回答不出，囁囁了半晌，勉強說道：那蝴蝶塚小可也嘗聽人說過，有的謂是莊子的化身，其實這一類古蹟遺事，誰也不能證實他，無非是前朝好事文人，弄的玄虛罷了。那老兒見說，不禁正色道：這是甚麼話，祇怕未必如尊意所說呢。伯溫那時知道老兒有心難他，便尋思道：等我反難他，看他怎樣？想着忙拱手道：依仙丈所論，諒來定有根據，敢請見示。那老兒仰着頸子，微笑說道：講起那蝴蝶塚來，老漢倒略知一二。什麼莊子化身，都是一種推測之辭；況那塚的年代，也不知於這般久遠。攷這蝴蝶塚的由來，是唐天寶年間，宮廷之亂，廷臣梁詩禎，株連被誅。詩禎的愛姬

蝶奴也服毒身殉。他死後遺書，自述是本城人，指名要葬在靈巖下。詩禎的家屬敬他貞烈，真個運柩回來，替他瘞在巖下，成了他的志願。那塚的面前，鑄着一塊碑道：烈姬蝶兒之墓。後人因碑淹沒，誤傳爲蝴蝶塚。老漢記得那蝶兒塚墓碑的後背，還鑄着一首歌詞兒，很覺哀豔可誦。老漢聽人讀着，也就把他記在心上。想當日定也傳誦一時呢。說罷，便念那首歌辭道：

禁闕變方熾，強弱自殘折。意氣許與分君臣，忠心欲奮秋陽烈！摧軀扶股向死君，轟轟義烈薄天雲；後人重死不重節，暮楚朝秦何紛紛？蝶兒感恩迺至爾，吁嗟萬雲不如斯靈巖。山高江水寒，孤塚茫茫歷萬劫！魂兮不滅，翩翩落花飛蝴蝶。草青青，山冷冷，猶見江頭流水碧。

那老兒念罷，瞧着伯溫大笑道：這還算是最近的事迹，相公却不曾弄得清楚。休說是三墳五典，八索九丘了。說着又一陣的狂笑。伯溫自覺慚愧，那臉上不禁紅了起來。當下便起身向那老兒謝過。那老兒搖着銀髯，微笑道：孺子可教。老漢和你說明了罷！于是，那老兒自己說是叫做胡光星。還對伯溫說：十幾年前，曾替人點過龍穴，現今國家將大亂，真主已出；要想選擇一兩個人材，傳授自己的衣鉢。所以我待此十年，終遇不着有根器的人。那胡光星一頭說，去裏面取出一冊書來，遞給伯溫道：老漢行將就木，留着也沒用，今天和你相逢，也是前世有緣，你拿去勤習，不難做輔弼良臣。伯溫聽說，接書隨

手翻了一遍，見書中六韜三略，行軍佈陣，定亂治國的道理，無不齊備。伯溫大喜，忙收了書，向胡光星拜謝，並稱他做了老師。伯溫又問真主在什麼地方？胡光星答道：今日已晚，明天自然告訴你。伯溫稱謝，這一夜就在草堂中宿歇。伯溫內心上有事，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遠遠的村雞初唱，伯溫正朦朧睡去，忽聽胡光星大呼道：皇帝來了，伯溫大驚，要知皇帝來也不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人苟一至風雲際會時，竟有無任而不利者，命也運也，豈人力哉！元璋自濠城脫險，羣雄相聚，一躍而身握總符，轉眼而郭子興又死；從斯得統其部衆，以縱橫天下，其機會非天授者耶？

孫德崖亦當時巨寇，以反覆無常，迺敗至一事無成，結果則受戮于人，死也亦宜。彭均用徒有赫赫之名，實一無用之庸夫耳。然則其死，尤爲不足惜。惟元璋以戰勝之餘，又獲與馬氏團聚，喜可知矣。

趙大慶誤其主，今失勢依人，而元璋不加誅戮，是貽患于濠州也。胡光星自十一回中一見，幾疑不知所終，及今再出，且爲劉基師，十一回點眼之言，至是方行敘明，用筆之密而不疎，深得古人文法。

第十七回

采石磯前擒敵將 蘭陵城下敗雄酋

却說：劉伯溫聽得胡光星說，皇帝來了，便從睡夢中驚醒，慌忙披衣起身，手忙腳亂的走了出來，只見草堂外面靜悄悄的，並沒甚麼皇帝。不覺很詫異的問道：皇帝在那裏？光星指着門隙裏的陽光說道：那不是皇帝麼？伯溫見說，祇當他是鬧玩笑，便點了點頭。胡光星也不再說，只催着伯溫快走。伯溫便辭了光星，走出茅舍，光星却囑付道：今日一別，有緣的。五年後再見。伯溫說道：我師將往何處？光星嘆口氣道：行蹤無定，到了那時再談罷。後來劉基輔助朱元璋，被陳友諒困住，正在危急的當兒，忽然空中來了三枝的袖箭，把敵將射死。小卒拾了那箭來看時，矢上刻着胡光星三個字。伯溫吃驚道：吾師來了，忙令人去找尋，却不見胡光星的影蹤。再一記年月，整整的五年多了。伯溫也嘆道：吾師已經到過了，他不願和我見面，不必強爲。當下望空拜謝了，這是後話不提。再說：劉伯溫別了胡光星，回到家裏，把那冊所授的書，盡心習學了三年，也無心去進助功名。這三年裏面，居然學得上知天文，下曉地理，元朝都督察木兒不花，聞得伯溫的才名，嘗着人去邀他出山，伯溫祇是不應。就是徐壽輝和方國珍，也曾致聘伯溫，伯溫被他們糾纏不過，索性棄家出游去了。伯溫一路留心着真主，猛然的想起他師傅胡光星，在茅屋中指着陽光說是皇帝，真皇帝莫非在濠州麼？因濠州古名朝陽。——今鳳陽是——于是伯溫一心往濠州來投奔朱元璋。在路上又遇見了宋濂，和章溢、葉琛等，講起了朱元璋，都

說他愛賢如渴，確有人君之度。伯溫聽了，志意越發堅決了。劉基等四人到了濠州，朱元璋已出兵走遠，由葉琛章溢來見湯和，湯和忙寫了薦書，叫兩人去定遠督謁元璋。元璋接着大喜，便親自寫了聘書，備了一分厚禮，令人到濠州來請宋濂和劉基。那宋濂應命往定遠，祇有劉基却不去。朱元璋知道劉基與別人不同，就命宋濂和胡大海，代表着自己來請劉基。第一次上，被劉基拒絕不見，再來又值劉基出去了，惱得胡大海性發，在劉基的門前，拍着手大罵起來，慌得宋濂再三的把他勸住了。到了第三天，宋濂和大海，又來館驛中見劉基，那大海便大踏步走上去，將館驛門打得擂鼓似的。嚇得館童死命的把門拴上，任你打門打得震天價響，只是不開。胡大海頓時憤不可遏，高聲罵道：「那酸骨頭是甚麼東西，倒這般的搭着鳥架子，等俺去一把抓他出來。」說罷拔出了腰刀，望門上直砍入去，宋濂忙阻攔道：「主公怎樣吩咐着的，你却這樣野蠻，把劉先生惱走了，拿什麼話去回覆主公呢？」大海見說，纔插了腰刀，氣憤憤地道：「那麼你去見他，俺可等得不耐煩，先要回去了。」宋濂沒法，祇得由他去。自己便再來見劉基，呈上聘書和禮物，並說了來意。劉基說道：「承主公垂青，自當應召。但目下還有些小事兒，不會料理着，煩足下略待幾天。」宋濂聽了，暗想你倒好放刁，咱們四個人一塊兒來的，你偏要人家一請再請，還不肯就起身，却等到幾時去，怪不得胡將軍要抓你去了。」宋濂尋思了半晌道：「朱公聞得

你名，十分渴想，急於要和你相見，所以令我幾次前來，我已着胡大海將軍，先回去通知了，怎好再延時日，使朱公在那裏盼望呢。劉基見宋濂說得有理，便答應次日起程。第二天劉基果同了宋濂，到定遠來見元璋，既到了定遠，元璋聽得劉伯溫來了，便親自和徐達、常遇春、李善長、花雲、華雲龍、鄧愈、葉深、章溢等，一班文武將領，出城迎接。劉基遠遠見城中擁出一隊人馬，旌旗招展，刀槍鮮明，馬上的諸將，個個威風凜凜，正中的一人，生得龍眉鳳目，熊腰虎背，器宇不凡，知道是朱元璋親自出城來了，忙立在道旁，由宋濂上前稟白，元璋便跳下雕鞍，諸將也紛紛下騎，劉基過來謁見了元璋，只長揖不拜。元璋大喜道：「得劉先生來此，真是三生有幸了。」劉基也謙讓着，元璋叫備過馬匹，和劉基並馬入城。諸將也上了馬，一路擁護着進城，到着定遠官署前下馬，元璋邀劉基進了大廳，分賓主坐下。葉琛、宋濂等分坐下首，諸將却傍立在階下。元璋便說了諸多仰慕的話，劉基也自謙了一番，兩人漸漸講到了政事，劉基却對答如流，把個元璋樂得心花怒放，連連讚嘆不絕。這時東廊下走出了胡大海來，瞧着劉基笑道：「主公那樣的看重他，俺只當他是有三頭六臂的，原來也是窮酸臊子兒，叫他來有甚用處，值得這般恭敬！這幾句話，說得廳上下的文武將領，都忍不住笑起來。」元璋勃然變色，大喝道：「這黑廝懂得甚事，還不給我退出去。」大海見元璋發怒，回身伸了伸舌頭，走向外面去了。那大海恨着劉

基在濠州不肯出見，所以元璋和衆人出城去接劉基，獨大海不去。及至見了劉基是個書生，大海聽不起他了，一時忍耐不得，從廊下走出來譏笑他幾句。劉基聽了大海的話，心裏自然不高興，大海被元璋喝退，也有些不服；這是大海和伯溫，始終不睦的起點。其時元璋和伯溫談得很是投機。元璋便請教定天下的方略，劉伯溫說道：金陵有王氣，取了他作爲基礎，然後一鼓下西南，天下不難定了。元璋也笑道：先生的意思，正和我相同，說着便命擺上筵席來，和伯溫對飲。徐達等諸人，便都散去。祇有一個沐英，隨侍元璋的旁邊。元璋和伯溫直吃到魚更三躍，共入署後安歇。兩人連飲了三天，到了第四日，忽然潁州的劉福通，遣了使臣前來，並有詔書，封朱元璋做大元帥，徐達常遇春做了左右都督，得專征伐。那劉福通是甚麼人，怎樣好下詔書呢？當元順帝至正九年時，有一個欒州人名韓山童的，倡起白蓮會，糾那些愚民入會。韓山童本習些左道旁門的邪術，替人符錄治病，很有點小驗。無鹽的鄉民，奉他做了神佛，百般的崇拜着。這樣的一來，山童的勢力漸漸澎湃開來，凡河南江淮一帶，徒衆已有兩三萬了。山童見勢日大，便和黨徒王顯忠、羅文素、劉福通等一班人，連夜舉義。山童自稱是宋代皇裔，建號宋帝。元朝都指揮兀脫帖木兒，領兵征剿，一戰便擒了山童。劉福通却負山童的兒子林兒，逃到河南。那裏白蓮會的黨徒，原很不少。福通便號召起來，竟得了四五萬人，當時豎起大纛，佔